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六十一回 丹棘青裳思舊主 性瀾情圃上新墳

鶯老花殘秋色凋，無邊風景暗中消。侍兒留取餘音在，一度悲歌一寂寥。

卻說耿順於七月初二日寅刻出門後，春曉將家下婦女聚在一處，若曹賊事成，便合門燒死。又令家人瞭望，初時見街上人來馬往，如電掣星飛。次後來旗豎旌懸，如蜂屯蟻聚。再後來由分而合，自北而南。未及見正南上煙似雲奔，聲如潮湧。

多時又見一起一起的報馬，沿街大聲傳說「曹璿被殺了！」「曹鉉活捉了！」「曹鐸生擒了！」「曹欽全家都死了！」又見各巷口俱有官兵把守，傳說賊首既誅，餘皆免死。又傳說東華門大溝內撈出一個中箭死屍，卻是公侯裝束。看一次稟一次，聽一次亦稟一次。

愛娘、春曉又喜又憂，春曉急令家丁出外探問，愛娘卻因驚得病，睡在牀上。迨得耿順回家，方才下牀勉強飲食。誰知自此便時常悶悶，不似從前的爽快了。耿順出去後，愛娘長與春曉同居，所以丹棘、青裳、性瀾、情圃得以聚在一處。此時除彩菽已死，還有宿秀，終身處女，不願嫁人，春曉分外憐惜。

是冬耿順同馬昂、孫鏗平定甘涼，直至天順七年正月，方才寧靜。朝廷特留耿順鎮守，五年更換。耿順時方三十三歲，正在壯年。封疆重寄，指揮謀客三千。邊塞鴻圖，進退雄兵百萬。

軍不甲，馬不鞍，何憑長城萬里。女得織，男得耕，真乃福星一路。春曉在家日復一日，人無係日長繩。年續一年，世乏延年妙藥。轉眼間已是成化三年。耿順自天順七年正月，過天順八年、成化元年、二年，至三年十二月，方滿五年。未到十二月回京之時，宣婦人愛娘已於成化三年三月初三日大睡不醒，終於正寢，享年六十歲。春曉令耿皇貢承重，耿岳貢護喪，耿顯司書司貨，以杉木為棺，外用灰漆，內用瀝青，設魂巾，立銘旌。二日小斂，三日大斂，四日成服，三月下葬。不動鼓吹，不作佛事。比及耿順到家，已是期年小祥了。耿順在外，於聞訃之日，就位成服，哭奠如禮。是時丹棘、青裳亦歸入泗國府內，因思愛娘，卻又想起夢卿，且又感激春曉，乃作了《燕田頌》一篇，以見感慕之意。其頌曰：天生明哲，有開必先。泗國二母，曰燕曰田。成終啟始，希聖希賢。莫為之後，莫為之前。胎教爾爾，保傅然然。休揚帝裡，德布窮邊。生者獲美，死者蒙妍。有光有赫，帶礪千年。

兩人作頌之後，美衣美食，安然無事。到得愛娘再周大祥之月，乃成化五年四月也。丹棘以無疾而終。春曉與愛娘上過墳，將耿皇貢、耿岳貢、耿顯叫在面前，取出雲屏親寫分單，照單命三人分收家產。又將埋林、宣兩人及他三個婚娶餘剩的資財，亦三股均分，擇日挪移，三個人垂淚聽從。成化六、七、八三年，耿順以提督十二團營兼掌都察院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年，以兵部尚書兼錦衣衛。耿順年已四十六歲，春曉年已六十六歲。耿順因位高祿厚，恐樂極悲生，乃告病終養在家，事奉春曉。已過三年，於成化十六年正月內，春曉無疾而終。

臨終時對耿順道：「我本侍妾，得至斯極。且又年登七十，死亦何悲？所喜者，你已年近五旬，名位年齒，俱過先人，不負主母生育一場。順娘嫁得君子，兒女成立，不愧耿家所出。我死於地下，亦可以見二娘矣！」言畢，含笑閉目而逝。耿順、季小姐涕泣血流，哀毀骨立。耿順聞喪於朝，以繼母服齊衰三年。一時內親外眷，無不從厚弔祭。只有性瀾、情圃哭泣過度，於田夫人未葬之前，相繼吐血而死。死之日，各留《哀歌》一篇，性瀾的《哀歌》道：風作冷兮雪生寒，哲人沒兮誰承歡。目淚竭兮摧心肝，地不闊兮天不寬。年登百兮亦何難，甫七十兮乃蓋棺。德莫名兮恩莫殫，相從去兮心可安。蘭久枯兮曉已殘，何汨汨兮性之瀾！情圃的《哀歌》道：

一自入侯門，不作眉容賦。誰知喬木恩，恨不親為乳。此生孺慕心，從茲竟何補。日月自昭垂，山川自今古。惟有耿耿懷，劫燒不可數。哭斷目中津，淚濕泉下土。哀哉九畹蘭，誰復種情圃！

到得田夫人三月下葬成墳之期，耿順將兩篇《哀歌》放在紙堆上，一同燒化。只見那兩片黑灰，在地下旋了幾旋，滴溜溜一直飛入九天雲外。時乃四月首夏，風力甚微，卻似有人吹送的一般。耿家的男女大小，一齊說道：「夫人有靈，性、情二老姨亦來上墳了！」說畢人家又哭一番。自此耿順守制在家，將御賜燕夫人的匾額移在泗國府祠堂內供奉。又將燕夫人所留雙劍、二琴、詩扇、花簪，煮藥的指骨，作甲的頭髮，自畫的小像，及眾人作的詩歌，都作成本匣錦套，手卷冊頁，收藏在宅中一座小樓上。又編輯林、燕、宣、任、平五人的詩文，各自寫成一部。林夫人的名為《梧桐閣集》，燕夫人的名為《九畹軒集》，宣夫人的名為《看山樓集》，亦都收在樓上，樓下便作藏書之所。一夜冬夜初長，耿順偶想十三子二十四家及一百二十種內都有火戰之語，隨令人掌了燈火自去檢看，不想那拿燈女子不小心，誤將燭墜落，落在書套上面，漸漸引大。比及二更以後，耿順就寢，已燒成大塊，延及書架，直至天花板。

到四更時候，北風忽作，火借風威，一烘而起。從窗眼簷孔中一條一條，如金蛇亂舞，似赤燕爭飛。耿順驚起看時，已成了一座火燄山模樣。早有健壯家丁數十名運物搶水，摘窗樞打門扇，那火被水一激，又被風一拽，轟轟聲響，煙氣沖天。家丁努力向前，樓下物事還可十救一二，惟樓上珍藏，實在萬不得一。耿順急得措手頓足，歎息不止。有那膽大家丁，駕起長梯，直進樓簷。不防火燄一燎，早焦了鬚眉。

煙氣一衝，早熏了喉嚨。眼不能開，氣不能出。又加一段段壞椽，一片片殘瓦，飛打將來，只得倒退，耿順越急得汗流滿面，望火生悲。五更以後，救火官兵到來。人多勢眾，又是會家，將火滅了，已是東方大亮。耿順發放過眾兵役，仍率家丁打掃餘火。可憐一座畫棟雕樑，變作了空階破壁。樓下搶出來的書籍，亦有全套成灰的，亦有外破內整的，亦有燒去半邊的，亦有仍然出煙的，還有一半水濕的。至於樓上的木匣、錦套、手卷、冊頁，俱全無蹤影。耿順惟有自恨自怨，望空落淚而已。因想五位夫人的詩集及眾人的歌詩並詩扇小影，原是紙物，自不消說。那琴亦是朽木，亦不奈燒。就是指骨頭髮，一經烈火，自然無餘，惟寶劍是鐵之母，金簪是金之精，豈無形跡可尋，又教家丁細細檢看。眾家丁直將樓基翻轉過來，亦不見有滴珠餘瀝，耿順亦只好罷手。有人說，林、燕、宣、任、平五個人，靈心巧性，出口成章，未必不泄鬼神之機，此一燒乃造化忌才之意。有人說，五個人有如此容貌，必有十分情思。

零膏冷翠，難免輕薄的指摘。此一燒，又是造化愛才之心。又有人說，丹棘、青裳一《頌》，性瀾、情圃二《歌》，想來不及五個人的詩集，反得流傳世上，可見好物不堅牢了。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：孝思不匱之情，不免聯情於眾弟。孺慕無窮之恨，仍看寫恨於婆奴。